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銷夏記卷五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孔子季札墓題字

季札墓題字曰嗚呼有吳君子延陵之墓世傳為夫子書一見於淳化帖一見於鎮江石刻即未敢定為夫子手書亦夫子原有此書而後人摹刻之如有若之似夫子余敬玩再四覺穆然有道之象非如武王之銅盤銘及夫子殷比干墓四字竟屬後人偽作比

也昔李陽冰學篆初摹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固知大聖人遺跡非尋常之書所能及也

李斯泰山碑斷本

泰山碑世無石本余僅有二十九字按其文乃秦二世詔也剝落已甚但存邠廓耳此真秦石非宋慶歷中宋莒公及江隣幾翻刻也金石略中載秦時石刻有十皆李斯一手書當日欲盡滅先王之跡而以已

書行後世奸惡甚矣董道有言曰篆文於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戎翟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予謂其知言

徐鉉摹秦嶧山銘

嶧山銘杜少陵詩已云嶧山之碑堊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在唐時已不見石刻矣宋人董道謂曾見殘缺本氣質渾重有三代遺象原石耶棗木傳刻耶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寶於淳化四年刻之長

安精神奕燿常侍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良非過也
舊稱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
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其妙如此惜不得見其
手跡耳

五鳳二年殘字

昔歐陽公著集古錄不得西漢字劉原父出守秦中
得古銅器數件以款識寄之得償其願蓋碑文起於
東漢而西漢無之也金明昌中詔修孔廟於靈光殿

基西南三十步有太子釣魚池取池石充用得一石
刻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按五
鳳乃宣帝年號字形朴質此西漢之物絕無僅有者
也使歐陽公當日見之不更為欣慰耶

蔡邕石經殘字

東漢書學以中郎為最而石經猶其得意之作故當
為兩漢之冠按鴻都石經立於熹平四年當時觀者
車馬填溢未三十年兵火亂離已失其半後遷於鄴

遷於洛復遷於長安遂致蕩然至唐開元時僅存墨
本耳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
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
雖所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珍
也予裝之硯山齋秘笈中

石經在宋趙明誠猶見數千字謂以世所傳經書本
按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
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觀德父之言則聖

遠言湮後學於經無所師承無所根據而徒執一己之說使聖人之經曲就之真可慨也

東漢仙集留題字

余於吳國華故侯家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十二字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其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吳侯以勲封掌國營赫赫一時然被服如儒生喜與賢士大夫遊家蓄古金石刻最富海內殘

石秘蹟皆多方搜集滄桑後零落都盡予僅得其十之二三山居清侶實嘉賴之予著四朝人物志向其後人求取誌石不可得並問其始堂所刻三代古文亦亡矣深可慨也又家傳製香秘方每餅以微火蒸之齋中可香月餘侯亦自珍惜貴家得之每以金絲籠罩為閨閣粧飾當神廟盛時京師三絕謂吳恭順家香魏戚畹家酒李戚畹家園也

冀州刺史張表碑

余從故內得漢碑四種一涼州刺史魏純碑一缺

宙

字周

缺

碑一太保高峻碑及張冀州碑而四三碑斷

缺已甚惟冀州碑完整如新榻且書法遒整有古致
漢石之鴻寶也宋人孫宗鑑魯得之極為珍重此本
殆宋前物見者亦罕矣

張冀州碑載集古錄魏涼州碑載金石錄已言文字
殘闕至斷字碑及高峻碑歐陽趙氏俱未見也古蹟
在世遁於見聞者亦多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法波拂具存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適逸有古致者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書法之美舊石之完書家得此與曹全碑而從事焉他可無問矣予初得一本珍襲之又以羅小華墨一大笏得易一本以為副真如乞兒暴富矣

集古錄云韓明府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

名勅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名者頗多故以勅為名者少也

廣川書跋云考之字書勅字從東謂誠也按韓明府自名勅耳古者以勞賚為勅勅為賚音其文為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勅為內史則古人名勅何世無之觀廣川之跋是博如文忠猶有誤疑也學問一事寧有盡哉故兩錄之以見予雖老未敢廢學也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孔龢碑

孔廟卒史碑文既爾雅簡質書復高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不易得者都元敬謂此碑殘闕予所收本則完善當在都所見本以前後云後漢鍾太尉書則後人附會之耳

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前碑後碑

史魯相有二碑石皆完好字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世楷模漢石之最佳者也前碑載史姓字爵里於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戌時到官乃以今日拜孔子即修

裡祀罷歛民錢後碑史自出俸錢家穀以供裡祀於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尚書時副言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大司農蓋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
之史不以案食小節自忽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
賢矣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季將碑字法古逸尚存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
乃謂文與書皆非至甚矣鑒定之難也秦人郭宗昌

金石史云漢太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佻趙明誠
歐陽公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
都尉廢廢三年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
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舉奏侯覽誣儉
鉤黨刊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六也又按碑宙以
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甚明三公皆謂四年何也又
按融建安十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
至延熹六年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夫以文舉

望繫漢鼎橫遭賊瞞荼毒海內痛蓋其卒年史不應
浪書至云融年十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卒年及碑
為正此段可正史之誤附錄之

博陵太守孔彪碑

按彪為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於河東太守而碑額仍
云博陵太守或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每閱漢人碑陰
載出錢名氏或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置也彪名
及字元上碑中猶存集古錄謂名字磨滅不可見豈

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法娟美開鍾元常法門矣
邵陽令曹全碑

曹景完碑萬歷間始出邵陽土中中惟一因字半缺
餘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
映漢石中之至寶也萬歷中河南土中並出尹宙碑
字不逮此然完好可讀每閱集古錄金石錄及近代
都元敬楊升菴諸書歎古刻日就銷剋入目者日艱
然如曹尹二碑前人所未見也秦人王宏度字文含

從余遊酷愛古刻每向余言秦中石刻自經寇禍焚
蕩無餘間有存者州縣憚於應上司之索取乘亂搥
毀恐此後秦無石矣故舊石榻本有存者所宜共寶
也

北海相景君碑 又碑陰

景君碑據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州
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錄云文字漫滅金石錄
云此碑最完何也豈榻者有先後耶余所收本文已

漫滅惟碑陰差存其書方整有分法王元美稱之曰
古雅非溢美也

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錄云碑在涪州元祐間因治河堤得於土中刻
畫完好如新余所取亦無剝落者其字隸中帶篆及
八分洪丞相謂其竒恠真竒恠也有疑其偽者然筆
致有一段英毅之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元人王惲謂
為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後

人附會其說耳漢碑如郭有道碑最是名跡今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承同日語耶

司隸校尉魯峻碑

魯仲嚴碑已剝落不可讀然其所存字分法勁拔古雅漢石之佳者楊升菴云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何必證之以地里書也鄭汝滌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

邕書惟三體石經西華光和殷華馮敷數碑及考其
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魯峻碑陰

魯峻碑陰視前碑較完善可讀益為可珍不知集古
錄金石錄及隸釋何以俱遺而失載即近日秦人趙
岫著石墨鐫華極力搜措並前後碑俱未入目甚矣
古今翰墨信有緣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榮碑久稱殘剝集古錄載其名金石錄並不載然石非全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可珍也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錄何以獨遺此碑耶

竹邑侯張壽碑

張竹邑碑在武城縣僅載集古錄他書俱不載近日好古如楊升菴諸君亦未見也碑文簡質字法古雅具見漢人風格

巴郡太守樊敏碑

樊巴郡碑建於建安十年不知今在何地余所取本無一字殘缺題額及鐫書人劉武良名俱全而書法遒勁古逸尤為可寶集古金石二錄俱不載豈近代始出現耶金石古文載其文至銘辭缺六字又誤四字余憑此碑改正

辭曰演元垂

像

岳瀆

治匠

兮金精火佐實生

賢兮

豈

欲救民德彌大兮遭遇陽九百六會兮當

舉遐季今遂逝

遠巡

兮嗚呼哀哉

懷氏

覓神

裕

兮

古文之缺當存其舊若妄加改竄非其質矣辭中誤四字視原文不及遠甚誤耶改耶揚升菴之病多坐此

蕩陰令張遷碑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法方整爾雅漢石中不多見者考之通志金石略既無其目

而集古錄金石錄及隸釋隸續並不載豈亦出自近代耶而近代人如秦中趙嶠及郭宗昌搜訪舊碑亦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俱完整而佳一旦獲見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於此者乎

李翁折里橋郝閣頌

李翁在武都為折里橋一事有碑有頌予所收本字極完整所缺不過六七字但有頌而無碑集古錄云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今詩固可讀當是集古錄已

前榻惜歐公未見也又金石錄止見碑未見頌廣川
書跋亦止見頌未見碑天下事固難兼也

白石神君碑

白石碑不甚剝落光和四年民蓋高等為無極山詣
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衆民比例為白石神君以請
碑文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壹語殊荒唐

魏百官勸進碑

勸進碑為梁鵠書歐陽公云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

者可為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唯恐傳之不遠也
豈以後世為可欺與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

何元朗謂隸書當以梁鵠為第一是隸書之祖余謂
不然漢隸雍容古雅卓然千古梁鵠所書方削寡情
矯強未適視史晨韓勅諸碑相去千里矣古謂書關
世代豈不信然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比部尉後依劉表及
荊州平曹瞞募求鵠鵠懼自縛詣軍門署假司馬使

在秘書曹常縣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謂勝師
宜官元人吳獻褚漢及明文徵明皆學其書然終是
魏人隸槩謂之漢誤矣

受禪碑

此碑余家有舊榻本無一字斷裂上有晉府圖書蓋
宋時榻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遠漢人雍雍
雅度衫履自飭亦復矯矯余按此碑昔人謂王朗文
梁鵠書鍾繇刻石為三絕碑顏魯公謂為繇書

黃初制命碑

何元朗謂孔廟碑陳思王文梁鵠書為二絕此矮人
觀場語也予觀其碑矯厲方板無論不及漢且遜受
禪碑矣當時曹瞞假立名義弋取漢鼎子平濟惡父
子兄弟倫理乖數千古異變乃欲矯祀孔子以掩世
目而書者此中寧無椽杅有中形外宜其書法不及
東京孔廟諸碑也

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歐陽公考當日破關公年月不合疑其為偽
黃長睿又考之魏史斷其為真然此表舊傳有大小
二本不同歐陽公以小者差類絲書余所見者乃小
本然不知出誰氏之臨摹也予每言鍾書以右軍臨
者為正如右軍書以唐人雙鉤者為正也

鍾繇薦季直表

薦季直表前此未見古刻止於華氏真賞齋帖見之
謂真跡在沈啓南家華氏得之上石一時盛傳以為

竒跡然乎否乎世豈有晉跡存於千二百年之後者乎其書雖有隸體但媚媚開俗學之漸視力命墓田諸刻端勁具有典刑相去徑庭矣其為宋元人偽作無疑也

王右軍臨鍾繇力命表墓田帖

右軍所臨鍾太傅書乃南唐墨寶堂石神韻俱全信乎其為墨寶也太傅字形多匾濶帶有隸意右軍但以已意臨之不區區求形相之似也古人臨書惟欲

發露自己精神不肖寄人籬下往往如此趙子昂云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乃王自似王非王之似鍾也

王右軍黃庭經

予有御府本黃庭經特為寶重又得宋搨殘缺本乃
褚河南所臨宋高宗刻之禁中米元章所謂天下第
一者也雖存者僅半然不失為寶今行世乃吳通微
書視此不啻霄壤矣

王右軍樂毅論

樂毅論是王右軍親書於石以貽後人者唐太宗取入御府梵昭陵中後溫韜盜發舊石已碎宋學士高紳以鐵束之其末獨存海宇此本是也歐陽文忠云其石高學士之子弟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趙德父云石未焚後在郎官趙疎家木匣貯之極為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摸以遺之後不知所在近人李日華有一本題一脩字傳為歐陽重刻然世亦罕見今所傳行者乃宋人王著偽書耳

王右軍東方朔畫讚

貞觀所購大王書評定以黃庭第一畫讚第二則知此帖唐時尚在御府所謂殉葬王敬仁乃偽也書法挺勁與他書稍異唐初諸賢無不自此入手而柳誠懸得之為多觀護命經固全用其法也

王右軍曹娥碑

宋搨曹娥碑乃宋高宗御府本書法靜婉貞淑如覲其人書字至此真可傾國昔趙文敏謂見其墨跡日

如親見呂仙聽吹玉笛可以稱量天下之書詎不信然

六月七日為初伏天氣蒸雨數年來無此奇熱也閱此帖殊覺清風習習不啻赤腳踏層冰也

王右軍筆陣圖

相傳衛夫人有筆陣圖右軍題其後累代皆以為右軍書予觀其論書語殊淺薄尚不及孫虔禮而書法亦遠遜右軍他書殆後人妄為之耳趙子固云學書

必先定間架若論間架莫平正於此矣操觚者所必資也至孫虔禮云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是又在人自得何如耳

王右軍十七帖

唐文皇收右軍遺跡率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因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李後主得賀知章臨本刻之澄心堂大觀中又刻之太清樓俱精工至唐人雙鉤墨跡後有勅字者萬歷中在京師王思延家濟南邢子

愿借之上石亦甚蒼勁有致不遜宋刻國變後此石不存後人恐未得見也

晉人以書擅當代然見之碑板無一佳者至周孝侯碑不知何人假之為右軍書且其文謬妄前人駁之詳矣不足存也

庚子銷夏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銷夏記卷六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隋皇甫誕碑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有漢人分法是率更得意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筆帶批得之家學也此碑舊在陝西鳴犢鎮後移西安府學萬歷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丙申亭圯壓碑中斷

余所收雖稍有剝落然是未斷前本也

智永千文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尚有墨跡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跡刻石極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舊榻不待驗律呂為律呂及有方綱摹字而知其妙也董玄宰云智永為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吾家有趙文敏六體千文

惟楷書純類智永蓋以虞伯施參合為之遂為古今之絕

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有後人妄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曰未能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功大矣

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為唐初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開皇六年齊已久

滅而張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當時車馬填集碑下氈榻無虛日故未久而壞至五代王彥超翻刻之止存其邪廓耳今觀此本珠圓玉粟神采照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榻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

榮咨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榻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
矣金石錄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
者蓋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
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誤矣
五代重刻廟堂碑

唐刻廟堂碑既泐王節度取原碑勒石故初榻字已
不全雖神彩大遜然猶虎賁之於中郎也近得一本
乃以孔廟本與西安本合裝者所缺不多市賈益欲

以唐刻誑人耳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
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
內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
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
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爾映發初刻更不知
何如耶

虞世南破邪論

永興小楷予所藏乃宋人博古堂藏本余舊有跋云
虞永興書師智永然永書絕綿密虞加之以秀朗遂
覺出藍吾家有唐拓廟堂碑此論亦唐石宋拓本與
廟堂形有大小而精采無二雖石理稍泐而筆致翩
翩於分行布白間真絕構也有唐三百年書法當以
永興為第一而永興書又以破邪論為第一

按張米庵真跡

日錄云虞永興小楷破邪論真跡在王元
馭閣老家風流蘊藉品在廟堂碑墨本上

虞世南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
為虞世南細閱之筆致娟秀爾雅非永興不能也舊
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隕身戎陣
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碑立於
幽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褚遂良孟法師碑

河南此碑圓勁而深厚猶存古隸遺意是其得意書
且舊石完好斷落僅二三字傳世極少人鮮見者余

得之故太保吳國華家聞太保讀何元朗集謂此碑
之妙生平止於無錫秦氏見一本吳乃使人往江南
物色之而得蓋墨寶也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記

同州河南所書聖教序記與慈恩寺大小略同而同
州饒骨慈恩饒韵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雷
之勢後云龍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唐褚遂
良書在同州倅廳按公永徽九年庚戌出為同州刺

史三年還朝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愛州三年戊
午卒於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己六年矣安得復與書
事蓋非手書上石公歿同人不勝桐鄉之思復募刻
官所實記所建歲月初不計其存亡其兩地字跡不
同者募手異耳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記

長安慈恩寺有河南所書聖教序記分為二碑嵌雁
塔門東西兩傍最完好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

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記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此自同州召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敕書也

褚遂良倪寬贊

倪寬贊乃河南書字法帶隸極邁古予未見古刻此乃韓宗伯敬堂從所藏墨跡句勒上石者金壇王氏又重刻之不逮韓氏本矣

褚遂良度人經

靈寶度人經褚河南書間立本畫宋時藏韓城范氏家元祐中上石此宋搨也稍有缺字乃原本壞非石泐也字法娟秀真有美人不勝羅綺之致河南公大節凜然而書法乃如此與余家所藏孝經墨跡細看無毫髮異而孝經乃至聖所作度人經則幻妄邪說耳固知予所藏之為寶也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晉人無蠅頭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動永
徽中公奉旨書一百三十卷此其一也

褚遂良草書陰符經

河南草書陰符經字法步驟二玉而微帶章草風神
瞥映機致流轉孫虔禮書譜脫胎於此貞觀中奉敕
書五十本此其一也

僧懷仁聖教序

懷仁聖教序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為院體院

中人習以書誥勅士大夫不學之也趙子固云其中
逸筆不知懷仁從何處取入使人未學他書先學此
殊為可惡子固深於書學者故其言如此至近時乃
大不然視此帖不斷本如瓌璧收藏家學與不學俱
購求一本以侈人而秦中士夫為甚有著金石史者
謂聖教序較之定武蘭亭相絕千里可為噴飯真所
謂夜郎王不知漢大彼或未見真定武耳蘭亭是右
軍第一妙跡定武是蘭亭第一妙跡不特此也即宋

所臨諸本無不各具一風格陸子淵所謂原本既高
得其一枝半節無不善者人能學一分即有一分之得
力無不卓然大雅惟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即唐
人吳通微號能書者亦受此累況其他乎黃長睿云
學弗能至自俗碑字未嘗俗夫碑字不俗何以學之
輒俗使學蘭亭者有是乎長睿深於書學者失言矣
余初得一不斷本繼於故內復得此本更完好字法
纖毫畢具蓋唐榻也秦人王文含見之歎不釋手

高宗萬年宮銘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臨
五百遍易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碑不
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
有晉人遺致勝似所書李勣碑

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書
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唐人

能重書學如此

趙德父云每覽此碑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
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
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
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
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可稱篤論附錄之

六月十三日閱唐諸帝王碑於懸車堂時久旱不雨
東齋花卉皆槁家人自東安鄭庄來言皆赤地也愀

然有卒歲之憂矣然是日諸老冒熱有事郊壇予以
病老偃卧於茅茨之下而又預計飢食焉豈可得乎
睿宗景龍觀鐘楷書帶有隸篆然文弱如儒生知
其靡靡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相雜如大小隸即
楷也寫楷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况楷豈
可兼篆乎閱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
衄睿宗殆襲其遺迹耳

按兩宋人唯識廨院記忽楷忽行又時帶篆隸殆亦學步

者
仲璇

相王所書順陵碑字法道逸整潔唐妙蹟也其中多用武后新字且自稱惡唐之子孫何不類至此令人欲唾此碑豐大之甚至萬歷乙卯地震而仆縣令取其石修河今已亡矣余所收乃吳氏家藏舊本

元宗紀太山銘

唐初諸人隸古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元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是其取得意筆王元

美云予嘗登太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崖造天銘
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惜其下三尺
許為搨工畏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云余所收本
完善無一字缺者殆二三十年前物也其餘如孝經
鄔國公主碑涼國公主碑蘭陵公主碑金仙公主碑
尚書楊珣碑皆舊搨然俱遜太山銘矣聞易州有正
書道德經近在咫尺又未見也

歐陽詢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其碑具在
誠第一也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
數字滄桑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尚方物
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裏驚蛇雲
間電發森森若武庫矛戟者備見紙上今人絕不能
有此醺蠟真宋人本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
宮字左點作豎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
一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化度寺字法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關
右南山佛寺宋慶歷間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詫為至
寶寺僧聞之誤以為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勿得棄
之寺後他日王公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對
公尋得之已三斷矣乃以數十緇易得載歸置里第
賜書樓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爭
相搥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此本得之故恭順

家清勁而有神采誠所謂至寶也元人王惲云化度碑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

歐陽詢溫虞公彥博碑

溫虞公碑雖已泐然所存者風骨整峻至同年張坦公處見一臨本靡靡矣王元美云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信然攷溫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神如此集古錄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彥宏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

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此
誠不可曉附錄之

歐陽詢九歌

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予未見千文至九歌晉府
所藏上有其印乃宋搨之精者昔董玄宰先生見於
朱御醫家謂世無二本廻環胸中二十餘年誠希世
之珍世人豔稱化度碑政未見此耳

率更九歌宋時刻於長沙至南渡石已不存精妙宛

如手書昔山谷謂唐彥猷得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人能於此帖致精思焉不患不名世矣予恨相見之晚也

歐陽詢心經

金石略載率更心經在饒州是貞觀九年十月書於白鹿寺楷法精嚴而又寬展自如筆墨外有方丈之勢如郭恕先畫樓閣纖微合度了無安排真千秋絕調也米元章謂其真書直到內史此經足當之非溢

美矣

歐陽通道因碑

蘭臺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然率更世傳數碑而蘭臺止存一道因碑率更楷法源出古隸居唐楷第一而蘭臺早孤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作書每用批法益學其父也予得宋搨善本遂與率更碑合裝之

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思訓碑為北海寂妙之跡今殘剝已甚予所收者
止缺一二字宋以前榻本舊藏京師李貢士家為趙
文敏故物其題簽乃手書也崇禎辛未李貢士攜以
相贈帖之四隅久已浥爛裱背紙乃宋戶口冊為重
裝之攜至任所相隨三十年兵火後已失復得益異
緣也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思訓一李秀官同姓又同
思訓碑在陝西秀碑在良鄉秦人著石墨鐫華者誤

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貯之不知何時又移至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萬歷中京兆王惟儉攜去汴中金石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附記之俟考

李之名跡如李秀碑及娑羅碑東林碑余所收俱翻刻本娑羅碑登州張司寇忻有舊榻乃邢子愿物予

曾借閱今張死而絕碑帖不知何在矣

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碑雖已殘剝然其鋒穎尚凌厲不可一世北海
奇人故所書爾爾昔俞仲蔚謂此碑勝雲麾必有所
見也

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蘇米而稍襲其法又至
趙文敏每作大書一意擬之矣北海諸碑皆手自鐫
所云黃仙鶴伏苓芝無其人而託名也歐陽公云李

邕書余始甚不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李邕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葉歙州碑乃八分書。道雅大有東京遺意。久傳為北海書。然碑首斷落。不敢定金石畧載有道先生葉公碑而不載此碑。又趙明誠錄有道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碑乃八分書。韓耶李耶姑闕疑可也。然其書佳甚。日數閱之而不倦。

漢碑有隸有八分八分亦隸也今之正書亦隸也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為隸公實不誤耳

北海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

顏真卿書郭氏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俱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絕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

列大位不止史所傳幼明一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顏真卿書臧懷恪碑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穎都具墨寶也

顏真卿書東方朔讚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予以曼倩生平極詼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讚者使曼倩

見之當為骨踈

顏真卿家廟碑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顏真卿八關齋會碑

八關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予向年官汴城於故家得一不斷本後

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為時三十年得
宋長公筆搨寄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
然

顏真卿書宋文貞景碑

碑在沙河縣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猶
為可寶予以崇禎己卯于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
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摩因搨一紙置輿中共晨夕者
經年近霍少司馬達搨贈此本大不如二十年前者

矣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記云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兗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賂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下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上納之御

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
翼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
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上深嘉之
又曰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土蕃入寇
陷於賊知為公子曰大尉賢相也以三百騎盡室護
歸此皆廣平逸事新舊史皆不載故特錄之

顏真卿多寶塔碑

魯公諸碑惟此字法差小平易近人故學書家無不

收置一本王元美云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
之恨其言誠有然者

顏真卿華岳題名

歐陽文忠集華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
存者止魯公二石每見人妄希託石以傳而不知石
終托人以傳耳

昔魯公每遊名山必刻已姓名一置高山之顛一投
深谷之內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

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
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
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
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曆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
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漚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
帖予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忠

義堂中本耳

按陸放翁云顏魯公麻姑仙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

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耳據此則小字本亦魯公書趙氏之說未可竟信也

歐陽文忠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之患也深矣

顏真卿爭坐位書藁及二祭文藁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

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撫不能得其彷彿者蓋其書藁

勃竒宕渾以天行而無迹可求故令人自遠也魯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其背曰得之矣公所得於悟後者盡露三帖中矣

顏真卿鹿脯帖

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沈毅激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聖矣吾每觀張長史真跡氣韻古宕此帖無不一一宛合魯公言累代書法皆手傳口授以至長史公之所得者深矣書之一道可漫然而為之哉

顏真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韵

魯公以正書書清遠道士詩及和詩端勁中氣韵冲
夷求之碑版中微與宋文貞碑相類魯公所謂如印
印泥如錐畫沙於此求之思過半矣

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為真正此
見書終以楷為重魯公楷書帶漢人石經遺意故祛
盡虞褚娟媚之習此或長史口授法乎宋人謂魯公
真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深知魯公者也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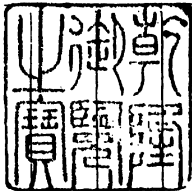
無真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為極則也

顏魯公忠義堂帖

宋人有忠義堂祀顏魯公嘉定間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末卷有嘉定丁丑東平鞏嶸跋予僅得八卷貯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觀顏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故也

徐浩題經記

徐季海書名最噪世贊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當時司空圖極愛之予所見其石刻最少如嵩陽觀
隸碑勢魄亦覺軒翥然終唐法耳至不空和尚碑亦
止見平正求如所謂怒猊渴驥者無有也聞王長垣
文孫有題經記因借觀指頂正書端凝而有風骨墨
寶也帖為賈似道家物乃世綵堂裝潢恐世無二本



庚子銷夏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庚子補夏記卷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璜

員外郎臣牛稔文履嵩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 恕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銷夏記卷七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碑為崔鉉文柳公權書書法端勁中帶有溫恭之致
乃其最得意之筆唐時刻在禁中人無敢搨者故墨
本最少即歐陽文忠及趙德父俱未見也余所收乃
賈似道家物上有秋壑圖書及長字印元入內府上
有官書條記後在晉王府中卷首手書云恠君何處

得此本猶有桓玄寒具油乃鮮于伯幾筆也

柳公權書崔太師碑

碑為劉禹錫文柳公權書字法較他碑稍小而深厚
不露風骨柳碑之僅見者上有河東郡圖書及翠微
印乃薛道祖家物也元人有跋稱其溫厚精嚴故足
寶重得之矣

此碑薛道祖裝為二冊滄桑後自大內流出下冊在
王長垣寓上冊有人攜往三韓丁酉之夏三韓本復

還京師長垣買得之余以古觚及米氏英光堂帖易
得未幾碑額在一市賈家持來求售河東諸印宛然
一帖之微萍分鏡合若有司之者天下事况有大於
此者乎人可憬然矣

柳公權馮宿碑

馮尚書碑今在陝西省下誠懸小書精嚴而冲夷如
崔太師碑柳書中之最佳者且文字完好當是百餘
年前所搨秦人王宏度酷嗜古墨余問如此妙跡近

在省會何以不多見搨本王云碑已剝盡不可復搨
每捫碑石輒欲涕流余亦為之憮然

楊用修曰誠懸馮尚書碑亞於廟堂碑

柳公權書李晟碑

西平碑文為裴晉公撰柳誠懸書余舊未見此碑近
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尚可捫而
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
保聽存乞文於晉公晉公自以為位列宰相文崇簡

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略十不著一二元
美之言是矣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敕撰而非太
保聽乞也予以為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
著人世何可過為鋪揚不為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
矣嘗見蘓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忌者之
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六月十七

日偶記

柳公權書符璘碑

符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含自秦中
搨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
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嬋娟不勝羅綺
之致蓋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
眼雖學魯公實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
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為不孝至四裔咸知寶
重豈幸致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
見也

符符二姓各有分派從符者其先本姓蒲以識文改
為符從竹者其先仕秦為符璽郎遂以為氏二姓固
自不同而唐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符堅之符
又有書從竹者二字古原通用漢碑率以竹為北少
有從竹者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符節者
不可不知也附見於此

柳公權玄秘塔碑

誠懸玄秘碑最為世所矜式然筋骨稍露不及聖德

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
學柳者也此碑之文為裴休撰唐人取經西域皆梵
書番語文義不通使裴休等翻譯潤色竊取聖賢之
義故幻妄之以文其陋而世人昧昧奉為上乘者皆
休等為之也即如撰玄秘塔文何能著一名理但侈
言人主寵遇之隆以張揚其教而已休輩之伎倆不
過如此先儒云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若休輩者
吾知其沉淪無已矣吾嘗讀歐陽文忠文集中無一

篇佛寺碑記元時欲刻釋書今吳幼清先生作序先生堅不應命此皆聖人之徒也

柳公權小楷護命經

前人稱柳誠懸所書清靜經護命經俱為佳蹟然清靜經猶摹放大王雁行虞褚至護命經絕去摹仿之迹有自我作祖之意真有唐第一妙跡柳公名墨行世者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蔡君謨愛陰符序米元章愛金剛經薛道祖愛崔陲碑至於

古逸深秀莫護命經若也董玄宰謂於虞褚顏歐皆
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澹處自今以後
不得捨柳法而趣右軍然董公秀媚處終囿于王右
軍不能如柳之脫然能離也六月十八日記於小閣
上

柳跡在京師者有宋搨金剛經賈似道藏本在李梅
公寓又有王播墓銘在一富商家

蘇靈芝書寶塔頌

碑在京師之憫忠寺當日書丹於石故文自後而前
字法端潔蘇碑之佳者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
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阿
史那性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
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
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
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唐也

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揆以漢法固少覺豐腴然而暢適勻妥不乏筋骨是一代高手也書述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畢見信然碑石完好無一字剝落尤為可珍

李陽冰李氏三墳記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冰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予曾於陸探微所畫金滕圖後見陽冰手書道勁中逸致翩然又非石

刻所能及也

宋僧夢英留心篆學大要於李斯諸人皆加貶駁而獨推重陽冰後人非之然所著篆書偏旁字源誠可為後學取法自書後跋云依刊定說文重書偏旁字源目錄五百四十部貞石於長安故都文宣王廟使千載之後知予振古風明籀篆引上學者取法於茲意亦甚自任余故裝於李氏篆之後竇衆謂李陽冰篆為筆虎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

絳州碧落碑

碧落觀名也開元間改為龍興寺其碑舊傳為陳惟正書洛中紀異錄稱二道士書化白鴿飛去妄也舊刻天尊像背州將摹刻此碑昔李陽冰觀之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必有獨得其妙者矣後人輕毀之可乎旁注釋文乃鄭承規書方整可存六月二十日晨起涼生几簟復展碧落碑細看中有絕佳之字不讓古篆有絕不佳之字卑俗可嘆者昔

歐陽公集古錄有割去惡字而存佳者如智永千文
去二百餘字是也此碑當存數十字另裝之

王知敬書李靖碑

李衛公碑稍泐金石錄謂為王知敬書知敬負書名
當時與房玄齡殷仲容相伯仲宜其所書道美可愛
如此唐初名手人止知虞褚如李衛公碑蘭陵公主
碑崔敦禮碑高士廉瑩兆記孔穎達碑馬周碑薛收
碑褚亮碑有著名者有不著名者皆精妙絕倫不遜

虞褚人罕見之故多不知也

蘭陵公主碑

公主太宗第十九女也碑文不知出何人手方整娟秀書家傾國也余嘗見趙模所書高申公瑩北記筆致相合模擅書名太宗嘗命之摹蘭亭者此為模書無疑也

中書令崔敦禮碑

崔公初名元禮高祖改敦禮墓碑已剝落然所存者

整潔俊逸顛顛明珠也筆致大似李衛公碑當亦是
王知敬書秦人趙岵云此碑久仆少傳於世又薛收
碑書法亦類此當俱是王書也

褚亮碑

褚公乃河南公父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今
碑已殘剥分隸精工之甚唐石之最佳者字與馬周
碑相類馬碑金石錄謂為殷仲容書則此碑知為仲
容無疑也仲容盛負書名河南公肯舍之他求乎

尚書張允碑

此碑稍泐昔人稱其書法精健信然唐史為張後允
舊書無字新書曰字嗣宗而碑乃曰故金紫光祿大
夫張允無後字蓋古人雙名或時以單字行多有如
此

裴休書圭峰碑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乃以
篆額付柳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世乃有以

為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所撰文乃彼家刺語捨本
業而拾異類之唾餘鋪張以見學術真如浪子衣珠
行乞亦可哀矣

張增書段行琛碑

張增無書名所書段公碑遒勁豐逸全得晉人遺法
唐石之最佳者可玩也按行琛乃忠烈公秀實之父
長祥頴次忠烈次秀成次同頴史傳不載

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孔溫裕乃先聖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賜
詔嘉獎碑無書者名勁秀大有顏魯公柳誠懸遺意
其事其書俱足存

陸榮書陀羅尼經

陸榮所書佛經傳世者少止見此本為晉府所藏又
有永亨珍玩印乃馮保家物也字法圓健而有風致
宋人名家書多從此入手細閱之自見

高氏書鐵彌勒像頌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惟太原叅軍房隣妻高氏所
書鐵佛頌昔人稱其字畫簡古筆力遒健今石雖經
翻刻然簡古遒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
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寧無愧此巾幗哉

僧無可書寂照碑

此碑為段成式文僧無可書成式著酉陽雜俎者好
竒之士也無可乃賈島從弟有詩集行世觀其所書

矯勁不凡蓋亦奇人也

僧建初書玄奘塔銘

玄奘取經西域廣為翻譯蓋大有功於佛教者而史載其壽止云五十六蓋中壽也世人佞佛大約求消災延壽耳而玄奘宜延而不能延人奈何捨經德而趨異教異不可必之福乎史云卒於顯慶六年至文宗開成四年改葬建塲劉軻為之撰文始云卒於麟德元年享年六十有九飾辭也

呂秀巖書景教碑

秀巖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者予前此未見己亥之秋王文舍自秦寄來未知碑在何地何以能完好如此又王長垣送冷朝陽所書碑字法秀穎亦甚完好俱可珍也

龐仁顯小楷三經

龐仁顯宋初人素無書名而其所書道經整潔渾是唐法可珍也蓋宋人書至蘇米出而始大變其初固

猶存先民法則也

宋貢士書西明寺塔銘

宋貢士所書碑字法俊逸宛是唐人名手惜書名處石泐無可考耳

韓魏公北嶽廟記

余於宋名臣墨跡每每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仿魯公書宛如畫像贊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王元美云北嶽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

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
竒竦有二塑鬼竒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
此書全法顏平原而鋒鋸四出令人不可逼視公之
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此亦可窺一斑矣

蘇文忠書溫公碑

溫公碑在夏邑蘇文忠奉旨撰書文既宏肆琳琅其
音書法端謹大有晉唐遺法文忠第一妙蹟也此碑
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刻之因斲舊石為

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人程鉅夫老杏圖詩序及
王廷直修復溫公墓碑記中此本予得之王都尉家
蓋未仆以前搨神采奕奕後載玉冊王礪奉旨摹勒
完好如新真竒寶也

按司馬溫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
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
從官葬命入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
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子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

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為葬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
提舉之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期年敕翰林學士
蘇軾撰碑上親為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
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城凡
四丈有五尺七月畢事費公帑一萬六千有奇八年
九月宣仁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
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追所贈官并謚告
及追所賜神道碑額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碑

文未幾熙寧奸黨之碑大書深刻皆以公為首靖康
初元除元祐黨禁贈公太師而時已不可為矣按王
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
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時公墓
已淪在異域而其臣愛護修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
寧為何如也金主拜姓乃繪溫公之像賜之正中國
指為黨魁時也吁可歎哉

蘓文忠小楷謝啓

公授殿中丞直史館具啓陳謝手書小楷筆筆鍾王
公帖中僅見者韓平原石本摹刻亦工

蘓子瞻仙遊壩題字

公為鳳翔判官時游仙遊壩而記其事字法絕似顏
魯公座位帖近人學蘇者一味豐腴全未夢見此也
蘓子瞻海棠詩斷石

海棠詩僅存百餘字楷書端勁似徐季海題經記而
風致過之前有小像石亦泐葉石林云海棠詩為東

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寫人間刻石有五六本此
本予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鉏鑿所壞復規
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前有先生自繪像即
小剝泐不妨偉觀此石後在黃岡王同軌家每搨以
贈人同軌字行甫為蕃育署丞著耳譚及合江亭稿
行世

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

米老為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

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以為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公之仙與不仙也

米元章蕪湖縣新學記

蕪湖學記黃裳撰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韶秀余舊有未斷本兵亂失去今雖稍剝然大勝龍井方圓庵諸刻

米元章明道觀壁記章聖天臨殿記及天臨殿銘

三石皆奉勅書顏秀異常唐人不敢望其項背也六月二十二日久旱大雨几席生涼坐小閣上觀之竟日

米元章書天衣懷禪師碑

碑文全用彼家語似一篇語錄非文也而筆法勁逸絕勝他書後書芾呈蓋稿也韓平原脫以上石今墨蹟在龔合肥處前缺十餘行中亦有數字不同想所書非一本耳

黃山谷書狄梁公碑

碑為范文正公撰文黃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書
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勲德文正之文章文節
之妙筆可稱三絕文節尚有夷齊碑惜未見

黃山谷題琴師元公此君軒詩

此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灑如意不
知刻於何地摹手不工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色在
林尚足撲人眉宇也

又見山谷綠菜贊刻於廬山廟蓋山谷謫居涪城作也綠菜贊贈女子炎玉者炎玉姓史氏名琰字炎玉為張子復妻喜文墨夫婦詩詞倡和彙為一編曰和鳴集山谷來涪叙張氏為姑表親炎玉致綠菜遂為之贊書法甚佳石理已泐姑記其事於后

蔡君謨萬安橋記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為之事舉而民不怨

此忠之所以為忠惠之所以為惠也橋成公召還朝
乃大書刻石雄偉開宕堪與橋稱

蔡君謨荔枝譜

荔枝譜書法顏魯公體格相媿風骨則遜世代使之
然也然宋季諸公能存晉唐法者指不多屈也

蔡君謨茶錄

宋人無工楷法者忠惠茶錄出入晉唐間絕構也此
本刻於宋大內彼時已稱不易得余又於友人處見

一本結構稍懈大不及此此本後有黃文獻手跋云
蔡君謨小楷茶錄結體似顏平原張景隆刻之汴京
又有墨本入紹興煥章閣摸勒禁中無八分題序字
勢飄逸頗具晉人風軌此搨是也今皆不傳恐當日
所書不止一二或別有真跡旦暮遇之亦未可知耳
至正三年佛日黃潛記

宋翻刻高從書盤谷序

高從唐貞元間人所書盤谷序端勁有古法世不多

見至歐陽文忠修唐書搜羅金石遺文始得此碑人
益貴尚至有萬錢購之者久之剝落元祐八年濟源
令傅君俞摹刻之然筆法大有唐致非宋人所及也
宋高宗藉田手詔

宋諸帝多能書者而以高宗為第一此紹興十七年
耕藉詔書頒至婺州上石余見思陵手書甚多此詔
更覺勁拔近代宸翰未有也

盧經書慎刑箴

慎刑箴乃晁尚書迴判西京時所作一序一箴極其
剴切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茲刑
罰煩苛四海重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刊置司刑之
座右乎

此石序文稍有剝落者錄其箴云刑之所設禁暴防
淫慎用戒濫利澤惟深如燭於闇如拯於沈所以君
子必盡其心慎刑本仁仁者多壽濫刑護報天網不
漏嚴母先見於公有後願布斯文置諸座右

道士于貞菴記

于道士元隱歿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家書而為記集字絕無湊泊痕風神瀟洒高手也

僧參寥書三十六峯賦

武林僧參寥從坡公遊其所書樓四明三十六峯賦筆法全仿坡公聞彼時徐州有營伎習坡公書人每不能辨蓋公為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咸知企慕效法如此而朝士顧欲殺之而甘心者則獨何歟

朱元晦先生題愚叟墓

朱子大書雄偉異常石已剝落書云嗚呼大愚叟君
之墓八字以先賢手跡存之

龔敦頤書陸宣公祠堂記

祠建於淳熙四年呂東萊先生文龔敦頤書文既條
達卓朗書復馴馴雅飭當時事衰微之日而諸君子
猶表章正人以維風紀其事猶可紀也

金修中獄廟碑

碑文為黃久約撰書者止云臣郝不著其名石又完好非泐也書法方整遒勁大有唐人遺致

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庭筠負書名此碑風骨磊落有襄陽之勁秀而無其傾欹金石不多見者庭筠以名家子仕於完顏年未四十自稱黃華老人其意良可悲矣

沂州普照寺興造記

碑立於皇統四年集柳誠懸書方整勁秀宛如柳公

手跡集者不著名如此妙腕大勝唐人懷仁此可為
知者道耳

趙文敏書張留孫碑

元道士張留孫官加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濫
至此可咲也趙文敏奉敕書其碑豐偉秀拔最稱鉅
觀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後未見其匹敵也碑刻兩面
今歸然齋東嶽廟中石理堅緻絲毫不壞刻者為茅
紹之彼時求公書者非茅刻則不書觀其摹勒之妙

固名手也

趙子昂張留孫畫像贊

張道士像贊亦文敏奉敕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勁
逸後有吳全節記亦似文敏書稍乏精采或學文敏
者乎記中至比之白樂天司馬溫公何失倫也

趙子昂書僧裕公碑

裕公少林僧也元人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晉國公宜當日仁虞院司鷹者皆帶中書銜也碑為

程鉅夫文趙孟頫書稍不及他碑或摹刻者非茅紹之耳

趙子昂書漢番君廟碑

番君廟者祀番陽令吳芮也今當秦末漢初有功於民世世祀之廟始於范文正公至此重新之文敏書
翩躚欲仙可珍也

趙子昂書道士孫道行碑

趙文敏書道行碑更覺圓秀玉元美云姿韻溢出於

波拂間益能用大令指於北海挽者信然

趙子昂書捐施題名記

記乃文敏小書道秀絕倫班之晉唐間當無忤色邢
子愿云晉人書法以趙文敏為嫡胤餘皆庶出耳知
言哉

趙子昂書千字文

文敏好書千字文余藏其墨跡一卷純用蘭亭法此
則兼有李江夏筆意墨寶也

趙子昂書姜白石續書譜

姜白石續書譜其精義不遜孫虔禮更得松雪翁書之可稱二絕其書以娑羅碑寫定武蘭亭猶屬得意之作王元美稱此帖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濯濯披襟留連不能自已誠有然者

趙子昂書枯樹賦

褚河南書枯樹賦墨跡舊在華補菴家不知何時入故內滄桑後在龔合肥寓予曾借觀後有晁無咎跋

字甚竒宕此帖祝枝山集中疑為元人偽作余再四
細看無河南秀挺不羣之致枝山之疑非妄趙文敏
所臨師其意不踐其迹圓秀溫潤即河南見之亦當
心折乃周公瑕鈎摹者宜非常刻所能及也

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碑亦在東嶽廟書法微類文敏而遜其緊嚴矣大約
書法要有結構與文章一律有結構則緊嚴更益之
以風韻天下無敵矣

鮮于樞書蕭山文廟碑

太常特起北地與吳興齊名吳興常自書二紙易其一紙重之如此此碑圓秀瀟灑具見名士風流可珍也

夏溥書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先生錢姓名時著書樂道隱居不仕余未得見其論學書僅於故內得寫冊兩漢筆記議論不詭於正益卓然得先賢之傳者今見其修墓記始知先生

之生平遂所景行可喜也

姚燧書重陽仙跡記

姚牧菴書仿顏平原秀拔朴厚大有先正典刑人有
言此記可追媿宋文貞碑非妄

趙良弼默菴記

道士邢道安於樊川佳勝之地築菴以隱當中原禍
亂之日道人守默五十年不變其志卒免鋒鏑之難
其人蓋遊於黃冠者可仰也碑集顏書亦極精工

危素書崇國寺碑

太樸擅書名雖乏挺拔然圓秀有致名手也此碑在京師崇國寺人甚重之寺有二井元末京城陷太樸奔井所將躍入寺僧挽之曰國史非公不能也自此老臣危素遂不得為文天祥矣

王龍澤麗澤書院記

麗澤書院乃呂東萊先生與朱晦菴先生張南軒先生講道之所淳祐中建祠以祀東萊先生至至元中

復修之而龍澤為之記記石乃嘉靖中翻刻者其事
可紀也存之

黃石齋書孝經

石齋于崇禎辛巳自詔獄過刑曹初拜杖血肉淋漓
乃據一敗几日書孝經凡百餘本每本繫之以跋無
一語重複當時人得一本侈為奇寶是年冬寄余二
本一小八分書一小楷書兵亂俱失去越二十年庚
子市賈持小楷本來售余舊印宛在也追維今昔不

勝懶然

孝經後復書西銘先生云看孝經如食米稻要下鹽
豉者且看西銘

橫渠西銘極得孝經大意如此做去畝畝而王天下
茅茨而享明堂亦是這個道理然自橫渠別出宗子
家相看我輩又是一種人古人只說痾瘵如傷橫渠
說出兄弟無告看天地又是大憾事不如讀孝經處
處節節俱有着手穩寔切當中於人情也然如知化

窮神七八語極是高出諸賢之所未涉或問橫渠作西銘時曾看經否曰平昔自然用功纔得隱約理會要其入頭是讀孟子孟子言盡心知性知性知天事天立命一一西銘祖家又言萬物皆備反身而誠行法俟命守身為本湊來是一西銘矣先儒說是理一而分殊者又却不然如理一分殊者須是孝經五孝五禮纔有定奪不然亦統同頭巾耳橫渠於親親仁民仁民愛物處全不照管何暇照管濂溪口角畢

竟諸儒橫渠識高力健今在聖門得入游夏之班或
問勇於從而順令是不然伯竒麼夫子明說順令非
孝若伯竒不順令當何以處分曰橫渠亦只是說順
受其正未嘗照管到陷親不義處

或問事天事親事君事親事君說得不陷於不義事
天如何說得曰益烈山澤而焚禹決四瀆於海仲尼
徑黜楚王孟子獨排楊墨如此裁成便是不陷天地
於不義也曰曾子戰戰守身豈得如此手段却以此

相證曰曾子手段大看伊說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
又說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又說不義則吾不仕不仁
則吾不長居然是伯夷伊尹一流人緣他才高所以
夫子以此益之亦自知才高恐於不免所以臨易啓
免纔稱無憾每念曾子為之潛然

孟子曾子一樣學問若與橫渠同時亦收得一大高
足正恐橫渠未育耳學問人才亦各時代不等也

庚子銷夏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銷夏記卷八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寓日記

甲申後銅駝既在荆棘玉盃亦出人間二三同
好日收敗楮斷墨以寄牢騷予有墨緣居在室
之東或有自攜所藏間相過從千秋名跡幸多
寓吾目焉追憶紀之

顧愷之列女傳仁智圖

新安汪注宋卿跋云晉顧虎頭列女傳圖元跋一十五變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歷歲深遠流落遺脫僕偶得其跡僅存八變男十五女九童子四總二十八人缺七變二十有一人後於盛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蟬翼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總四十四亦少一變缺五人卷末有元友方回逢源葉夢得跋因求假摹寫以補真跡之缺處且並錄四跋於後寶慶改元端月人日識又有隆禮跋云以續

摹補真跡之缺徒使後人有貂不足之誚乃撤去而重裱之殘璜斷璧夫豈以多為貴哉圖今在王長垣寓

陸探微金滕圖

金滕圖絹本畫內前列金滕次列俎豆諸器周公冕服執笏侍者八人後有唐人李陽冰篆書金滕一篇圖在西川向氏寓

史道碩八駿圖

八駿圖如龍如彪奇詭異常後有趙松雪及錢唐白
珽詩萬歷中藏王元美家有跋云謝赫畫品謂史道
碩師曹衛與王微齊名而王得其意史得其似不無
甲乙至李嗣真續畫品屈在中上然在二曹顧陸前則
與赫異矣貞觀公私畫史稱史有八駿圖為隋朝官
本宣和帝因之遂入畫譜此卷首雖殘破然有宣和
祕殿印記即趙吳興白錢唐亦定其為史本無疑也
予常攷圖畫見聞志晉武帝臨御得穆王時八駿圖

本令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以為國寶至隋破臺
城為賀若弼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
段購得之尋獻煬帝至貞觀中敕借魏王泰因而轉
摹於世今此卷無貞觀小印當是人間摹本第其駭
駭踈躩滅沒之態固可按而想見也此圖元美官太
僕時摹刻太僕署中今在龔合肥寓

吳道元地藏變相

圖在開封相國寺予為令時曾向寺僧借至署中昔

傳道子圖成成都人咸觀皆懼罪修福兩班市屠沽
魚肉不集今觀其圖恠幻異常其說誠有然者相國
寺中有蔡元長題名字大如盃甚佳殿前有宋白碑
又府學中有石經今皆沉沒深渥矣

閣立本帝王圖

圖在李吉安梅公家圖中僅十三帝漢昭文光武魏
文帝吳大帝漢先主晉武帝陳宣宗陳文帝陳廢帝
陳後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煬帝肖貌皆如生後題跋

大半滅沒惟韓魏公蔡忠惠數人尚可辨是周益公
家物

燕文貴山水卷

文貴畫極工緻此卷尤為屬意之作藏王長垣家子
瞻跋云軾通守錢唐日與方外師遊借此畫逾年將
去郡乃題其後歸之今十六年矣師云字為人竊去
復為書此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按文貴有武夷圖
昔人謂其用筆精工但不勁秀誠然蓋畫家太細巧

少士夫風韻耳

衛賢高士圖

高士圖乃梁鴻孟光故事原長條宣和帝喪為手卷
亂後予偶得之旋為章立人買去畫家言宮室入畫
須折筭無差乃為合作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
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賢始工
今觀其畫信然至於風韻則大遜前人矣

顧闳中夜宴圖

熙載夜宴圖凡見數卷大約南宋院中人筆王長垣一卷甚佳熙載相貌昂藏而諸客僧俗混雜極其狎邪然畫者但知繪其事而不知其用意之深也熙載五代之末能知趙點檢不可測識已過人又知時事日非而恥為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常語僧德明日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此其高識豈畫家所能知耶

李伯時山莊圖

山莊圖之妙已見於坡公集中近傳世者多畫院中摹本孝感程氏有一卷寶為真跡予得一卷與之如出一手雖非真跡畫苑中高手也予卷已屬祥符張氏按伯時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遂歸老龍眠山優游巖壑自命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除即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趙千里桃源圖

桃源圖凡見數本王長垣家一本係劉松年筆紙已
黯落惟歸德宋氏一本乃趙千里筆妙絕其畫惟一
漁郎捨舟沿溪入洞口餘高山蒼莽雲氣掩映不復
寫入後景事可謂曠杳今畫在閩中士夫家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
景也傳世者不一而足以張擇端為佳上有宣和天

歷等壘予於淄川士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鋪
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
多畫院中人為之若擇端之筆非畫院人能及也

所翁畫龍

世傳所翁龍予見數幀而人不知所翁為誰按所翁
陳姓名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
大夫喜畫龍極天矯然非收藏家上品

閣立本十八學士圖

圖乃絹本立本畫于志寧讚沈存中跋舊稱三絕圖
中人物如生獨許敬宗作回首忸怩狀蘇世長頭禿
無髮腦傍七痣如星且肥短多髯極為醜陋卷乃蒲
州監生魏希古物嘉靖中崔駙馬欲以千金購之不
與具疏條議兵事連卷上之疏不當遂同卷發兵科
科中以一紅匣貯之每科新庶常同鼎甲三人詣兵
科觀卷科中設席待之遂為故事崇禎辛巳予在兵
科日取展閱見畫無神彩或為人臨去

沈存中跋學士圖謂圖稱房玄齡字高年薛莊字元敬陸元朗字德明姚東字思廉而唐書稱姚思廉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即名也以是證史之誤

王叔明石梁秋瀑圖

叔明自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脩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周伯昂題云梁挂飛泉遙

噴雪山間踈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窻

對夕陽

王右丞捕魚圖

予未見右丞圖但見宋人臨本晁无咎跋云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便若湖湘在目前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

苟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
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

韓滉七賢過關圖

圖在西川柳鳳占處予屢見之其畫人物楚楚自非
宋以後人所能為七賢事莫可攷楊升菴云七賢舊
云高適杜甫李白孟浩然劉禹錫柳宗元潘道遙然
道遙宋人生不同時胡乃合而圖之又云是開元冬
雪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

關遊龍門寺鄭虔之圖且以虞伯生及張槎為證似
矣總不如黃山谷云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
姓名不亦鑿乎

宋耆英會圖

耆英會圖不知出誰手然諸老龐眉皓首坐卧長林
豐草之間致足樂也羅廬陵云元豐間洛陽諸老為
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
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升沈消長之會過此

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頽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時以為

至論

匡廬十八賢圖

圖不知誰作上有博古堂印識宋景濂跋云當是時
晉室日微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徃徃不仕託
為方外之遊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
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言羣賢在朝則天
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宋徽宗草書千文

徽宗千文書法學懷素而腕力弱甚後題宣和壬寅

御書上用御書印僉押有雲林子久及黃琳袁柳庄
諸收藏印予得之亂後今已贈人

東坡相

坡翁小相戴笠着屐手策一杖王守溪題一贊云長
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
因以遊擴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
桴之遊平生竒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着屐亦
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

謝太傅相

方秋厓贊云絲竹雲林妓女邱壑此亦一安石鬼蜮
老奸風鶴勁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而虛
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棋而訾折齒之屐也

唐韋莊借樂章帖

帖凡六十八字風骨似晉人前有泥金題簽是金章
宗御府物又有宣和政和紹興諸印在嚴相家籍沒
入內故有南昌縣號印余於李梅公寓見之按韋莊

杜陵人唐昭宗進士副李洵使蜀時中原兵亂遂居
於此朱溫篡唐蜀王建亦僭號拜莊左散騎常侍判
中書門下事以歿

黃山谷草書杜詩

黃自跋云欲作草要須解張顛筆法又當知屋漏折
釵股筆及公主家擔夫爭道體勢乃能用筆從橫可
意耳元祐八年十一月丙子試鄭友直筆予有趙松
雪題此卷之跋後聞此卷在李梅公處送歸之趙跋

云黃太史所書杜少陵詩筆力雄健又論草書體勢
深得其要非善於書法者不知也至大三年三月題
於車橋寓舍

蘇東坡書前赤壁賦

赤壁賦為東坡得意之作故屢書之此本小字楷書
尤有精采後自跋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
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
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

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卷首損壞文衡
山補之筆法蒼勁

趙子昂楷書姜白石蘭亭考

此卷乃子昂蚤年書予同李梅公坐報國寺松下見
此卷李購之子昂自題云白石先生蘭亭考一卷予
兄德楸有此真跡野翁自江東抄得携來京師且以
此紙要予作小楷予自少小愛作小字邇來宦遊無
復有意茲事蓋北方多風塵不宜筆研而客中又乏

佳几此紙雖出高麗亦非良品偶今日雨後風塵少
息拳曲土炕上據白木小卓聊復書此以應野翁之
命孫過庭所謂垂作者也

蜀僧令宗畫六祖像

山谷跋云浴室院有令宗畫達摩西來六祖相人物
皆妙絕其山川草木毛羽衣蓋諸物畫工能知之至
於人懷有道之容投機接物觸目而百體從之者未
易為俗人言也此畫列於冠蓋之會而湮沒不聞者

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之不係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碾建溪茶當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寓棋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予過門必稅駕焉

宋本淳化閣帖

乙酉賈人持閣帖第十卷來看上有水晶宮道人印是趙文敏家物文敏跋云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

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一本自此遇大臣
進二府取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
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
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
本分遺官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及有
木橫裂文士大夫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
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予於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
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

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得
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楷皆為
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
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
熙修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
同又有慶歷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
師旦絳州帖工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
者又有數十家而長沙絳州帖最知名要皆本此帖

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

王大令十三行

余有宋刻洛神十三行精采如手書董玄宰云十三行真跡元時在趙文敏家使我得之則不啻也一日得見文敏所書跋云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

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裱於前仍以紹興小壘款之却以續得裱於後以悅生胡廬印及長字印款之孟頫數年前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持陳公書並此卷見遺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所收七壘完全是唐硬黃紙所書當是唐人臨

本後有柳公權兩行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
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
公權記吾不敢以為真跡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
也

朱文公墨跡

文公墨跡一卷前畫文公小像後書獨遊寶應寺詩
又與程允夫帖又或問誠意章手稿小行書極精工
後有元人朱公遷諸人跋此卷原在予家今在章邱

張氏

北齊勘書圖

圖在杭州陳山人寓予嘗借至齋中細絹白描人物楚楚後有黃伯思跋云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審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裔相雜意謂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為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乎宜其模矩乃爾今觀此本益

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跡為無疑唐閻令稱
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
不可踰今詳其跡信然第他本尚餘兩扇有啓軸隱
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楮而沈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
不但一通也李正夫資暇謂茶托始於唐崔寧今北
齊圖畫已有之則知未必始於唐世亦猶蕭梁已有
紫囊盛笏而唐史謂始於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
定之政和丁酉八月武陽黃伯思長睿父於楚川袞

華堂觀又歐陽玄跋云右勘書圖出於高齊齊初禪
東魏當時主肆於上而國治於下且有餘力萃境內
書籍集時髦校之至繪事傳於後世可謂盛矣宇宙
間書籍至東漢甚繇後散居南北五朝北魏孝文時
書甚富後嘗遣使借書南齊補完而南五朝書乃盡
於梁元帝江陵一夕之自焚所謂文武之道今夜墜
地者是也至隋世藝文志所載浩瀚唐又增多且多
整妮得非北五朝所存或經高齊所校勘者與畫中

諸賢衣冠什器微有異同黃長睿辨之已悉有一士
意度騫舉眉目清揚非當塗翩翩者乎使文襄遵彥
見之君臣間復發一笑至正十七年丁酉秋七月乙
亥廬陵歐陽玄原功甫為治書侍御史袁君亨伯跋
懷素小字千文墨跡

小字千文乃絹本字法端謹不似懷素書上有政和
宣和及內府圖書諸印記舊在姚公綬家後歸文衡
山不知何時入內工部李迎暎得之予借至齋中最

久猶疑為宋人臨本又聞懷素有草書律詩上有天
歷小璽又有書尉遲恭碑宋徽宗標題未得入目

南唐曲燕圖

曲燕圖曾見後人臨本南唐中主保大五年元日會
大雪別展曲燕太弟集為曲燕圖高冲古畫御容周
文矩畫太弟以下侍臣及法部絲竹朱澄畫樓閣宮
殿徐崇嗣畫池沼禽魚董元畫雪竹寒林皆一時絕
筆

不碍雲山樓圖

楊竹西富而韻樓成趙仲穆作畫楊鐵厓作記馬文
璧諸人題詠之又吳繹為畫其像倪元鎮為布樹石
極一時韻事

褚摹蘭亭墨本

褚摹蘭亭有數本行世此本工部李迎暉得之故內
是舊人雙鉤未必褚也上有大中祥符三年九月九
日前進士蘇耆字國老題又有王欽臣劉震孫及鄧

文原柳貫諸跋柯九思云右唐雙鉤蘭亭叙其飄撇
不經意處當下真跡一等耳非褚河南不能也舊藏
鄧集賢家集賢亦以能書名得此筆意為多今歸靜
遠書府故是甲觀印章累累米老亦止一印無其題
語疑是米氏父子為之李工部得之不久為其堂翁
攫去曾在予齋月餘

黃山谷書陰真君詩

此卷乃山谷正書極其端勁自題云忠州丰都山仙

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
予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予攷之信然
因試生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以與王瀘州補之之
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尸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乃
能得之何況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上宰
者乎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悅樓中書此卷予
借王長垣

端尚書小像

端司冠名以善溧水人在元為小吏居金華好書畫
明初召為徽州府經歷累官刑部尚書偶見其小相
學士朱昇贊云其人謙退似懦夫專謹似腐儒瞻視
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談士而其精神超越又
似逸民隱者

黃山谷贈元師詩

此卷字法迥逸是涪翁得意書江西朱子美得之故
內予曾借觀後自跋云予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

本嘗對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嘗從成都通判陳君頌
得其譜遂促琴彈之詞與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
翁操然詞中之微旨弦外之餘韻俗指塵耳豈易得
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

劉松年畫卷

畫卷四段布景設色乃松年得意筆李西厓題云劉
松年畫攷之小說平生不滿十幅此圖四幅作寫數
年始成今觀筆力細密用心精巧可謂畫中之聖者

卷在朱子美處

趙伯驩畫魚長卷

伯驩字希遠伯駒之弟大年之孫也長於畫魚余見一卷備盡噉喙游泳之妙後有陶南村錢雲翁諸人題分宜嚴介溪亦手題甚工希遠以宗室為湖州太守貴介而有此清韻亦可取也

馬遠紅梅

遠在畫院中最知名予有紅梅一枝菁艷如生楊妹

子題一詩於上字亦工按楊妹子者寧宗恭聖皇后之妹書法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令之題此幀李梅公見而愛之攜去竟燬於火予又有女誠一卷為馬麟畫相傳為寧宗書實楊妹子書用御書之印耳此卷今在畿南士夫家

任月山高士圖

任畫不甚高而蒼勁高士圖上題月山道人畫於可詩齋月山名仁發字子明年十八舉於鄉宦水監所

著水利書十卷元時凡水議皆仁發主之月山又喜
畫馬學趙松雪

十八學士圖

賣畫者持學士圖來看極精工然無士氣蓋院中人
筆也後有宣和帝書十八學士官爵姓名蔡京奉命
題跋

高宗瑞應圖

圖凡六段余見三四卷大約宋畫院中人筆舊傳為

劉松年文休承載嚴氏畫目以為蕭照照當南渡失
身為盜李唐收之渡江而南補畫院

巴延布哈鼠圖

布哈號蒼巖子有所畫鼠圖一鼠緣木竊果惶惶畏
人宛然如生易曰晉如鼯鼠蓋言小人而據高位貪
而畏人也此畫蓋有所譏乎予贈真定梁玉立

韓滉豐樂圖

圖中全不設景惟畫多人長幼牽連或拍手而歌或

跳躍而舞蓋寫開元時豐盛之景也後有元人題字
一行云贈仲穆吾壻熙寧丁巳崇福退叟題此卷子
得之市賈壞甚重裘之允岡師自南來愛之携去

戴嵩鬪牛圖

圖中二牛抵觸一牛怒視目光炯炯二童驚避樹下
備極情態卷上有宋徽宗題及高宗御寶又賈似道
題云戴嵩鬪牛圖自內府得之永為賈府之寶此卷
在吳恭順家

貫休羅漢

貫休所畫羅漢極其詭異予有一長卷尤為奇妙筆法如懷素草書舊在徽州許家天下有名之跡也予贈順德白舍人又京師城南有明因寺僧紫柏夜夢十六僧請住寺中醒而異之次日有持巨軸售者乃貫休所畫羅漢乃收貯寺中紫柏各係以贊

李龍眠羅漢

龍眠羅漢予舊在駙馬鞏永固家見十六軸精工絕

倫是八公主自尚方帶出又京師城南明因寺之前
有天慶寺中貯十六軸與鞏都尉家者一律予有池
亭在寺旁每來遊寺輒看之不知何時入寺中也

范華原華山圖

圖中一山陡絕羣峯環列前缺一面瀑布如線自天
而落長橋大隄兩人昂首而看予在左萊陽寓見之
然畫乃舊人筆未必范寬也

渡水神駿圖

畫不知何人作圖中一童子騎馬入水中岸上石榻
坐一士人一僧旁有大樹一侍者傍樹而立臂鷹於
龔芝麓寓見之

瀟湘八景圖

圖不知何人作乃元進士和實碩家物跋言至正己
亥括城之變倉皇避地舟覆惡溪此卷乃獨全遂贈
同年陳用中迺易之題一詩云岳陽樓下船初泊歷
岸黃蘆秋漠漠剗羊澆酒賽龍君高挂蒲颿晚風作

白頭波裏君山青滿湖明月過洞庭金銀臺殿出林
麓踈鐘隱隱煙中聽小市人家茅緝緝山翠濛濛客
衣濕一聲漁唱浦口迴竹艇搖搖歸去急崖顛雲氣
暝不開夜深風雨如奔雷遊子衣寒倚蓬看一雙白
雁沙頭來只今作客僧窻下白髮鐙前空看畫謾吟
詩句憶瀟湘少慰江南未歸者卷在予家今失去

趙德麟周公輔成王圖

圖中成王冲年未具冕旒周公肅恭於前畢公召公

退立牆側座後侍者四人階前虎賁二人皆雍容有
道之象其世其人可想而見也

王荆公天香雲嶠圖

予同張雲庵過故恭順寓見荆公此畫極細密雲庵
極贊之上有倪瓚一題不佳恐是偽作因過雲庵寓
盡出所藏快觀張僧繇夜月觀泉圖上有徽宗題關
仝秋山圖郭忠恕仙山樓閣圖馬和之釣雪圖王叔
明仿董北苑小畫落款處斷落韓宗伯家物上有其

印吳仲圭夕陽垂釣圖趙松雪飛鶴長松圖王若水
浴鵝圖皆一時名跡至沈石田晴雪探梅圖冬遊虎
邱圖唐伯虎古木亂泉圖三幅神妙絕世超前人而
上之矣雲庵賞鑒不精而好事所積之畫令予竟日
審定如畫院之俗筆老蘇州之臨摹屏迹殆盡亦間
居快事也

王叔明惠麓小隱圖

圖乃孝感程端伯所藏王叔明為愚嬾先生作蓋元

時隱君子也上題一詩白頭學種邵平瓜四百年前
故將家第一泉頭春夢醒洞庭煙水接天涯畫與詩
俱佳余過端伯寓見之更有王摩詰江干雪霽圖原
在董玄宰家上有題又倪雲林清閨閣圖長林廣榭
圖倪小相其中端伯善畫為予臨一幀



庚子銷夏記卷八